



# 老谢向右，小谢向左

□谢宗玉

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应该是学语文的一种境界。这种“不求甚解”大约就是不追求一种明晰的答案，汉字的丰富性、含蓄性，以及其汤汤水水的特质，正是不需要你给出一个明晰标准的答案来。

平时读书松松垮垮的儿子，这回以班上最好成绩杀入长郡，让我们始料未及。出成绩那晚，全家人集体尖叫，如虎啸猿啼，把整幢楼都震住了。

小谢其他学科尚可，可语文差得离谱。父母的汉语素养，他是半点没遗传。要知道，我与妻子当年都是中文系毕业，我藏形于文学界20年，妻子虽然不写，但文学书籍一直是她的枕边书，再加上书房近万册图书，谁能相信，我家孩子会学不好语文呢？

因为少年时我特别怵英语，所以从小学一年级起，我们就把心思放在了小谢的英语上，以期笨鸟先飞早入林。而语文，除了扔给他一屋子文艺书外，就不再管了。阳光雨水充足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坐等收成。

小学入学，老师做了一个测试，结论是小谢数学优秀，语文较弱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笑话听。小学就读于一所普通学校，因为成绩不排名，我们也就没在意。这样懵懵懂懂度过6年。虽然发现小谢作文写得不怎么样，但他读书的状态还是蛮令人欣赏的，课外书读了不少。

初中就读于长郡双语，重点中学。每次考试都排名，一排之下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全校1600人，小谢的语文居然排到1000名之后了。这时，我们才如梦初醒，不得不承认小谢的语文有问题。不过同时我也发现一个秘密：事实上，初中大多数男生的语文都有问题。我平均了他们班上几次考试的语文成绩，发现男生都要比女生少近10分！能过A线的男生也只有女生的一半，这真是恐怖。很显然，这成绩跟身体发育有关。女生发育早，觉醒早，情商高，对情感和文字的理解能力强。而多数男生，在初中仍处在一个懵懂的状态。

比如小谢，我也给他背唐诗宋词，但诗词里那些“妙处难与君说”的感觉，他是半点也体会不到。当年我背这些的时候，不但有感觉，甚至潸然泪下，满脸寻愁觅恨之状。不过，初中时，我同样比不过那些语文学得好的女生。给我情感启蒙的，应该是琼瑶的《翦翦风》。连带着，我也喜欢上了借我书的女生。按现在的话说，那是一个女神级的人物，很多时候，她的作文都让老师蜡刻油印，传遍全校，甚至传到隔江而望的另一所中学去了。可若干年过去，我成了作家，以文字谋生，而当初把文章写得摇曳生姿的她，却做了一名财会人员，专门与数字打交道。正因这个事例，我依然不担心小谢的语文，以为总有一天，他一觉醒来，就能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。

然而时间不等人，初中3年很快过去了。小谢的语文仍在C与D之间徘徊。我家的廖同学急得咆哮，我也挺泄气的，白眼怼小谢，说：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爸是作家，知道了，你脸上无光，我脸上也无光。”小谢子一脸无趣。

初三上学期末考试，小谢子的语文仍然给我们摊上了一个馒头似的大D，而且还是上过补习班之后。黔驴技穷的廖同学几乎是涕泪俱下：“你再不管儿子，我们离了算！”

其实我也不是不管儿子。整个初中，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儿子早恋的问题上了。我早早给他写了一本谈性爱的书，名曰《与子书》。我不想儿子像我当年一样，被汹涌而来的早恋弄得神经兮兮。可早恋这东西并不遗传，小谢子长到十五六岁，没有一丝要早恋的迹象。我只好把《与子书》销给别的家庭，居然还不错。

现在中考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不得不与小谢

绑在一起，进行语文攻坚战。要想上四大名校，各学科成绩必须是6A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干预成效显著，初三下学期以来，小谢子的语文成绩就一直在上升，最后几次考试几乎稳定在A线上。还是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适合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现在看来依然适合，可惜造化弄人。

但当初接手小谢的语文时，我并不自信。当年高考，我的语文虽然是县里第一，但语文为什么学得好，我自己并不知道原因。老实说，我半点方法都没有，我甚至“不务正业”，经常在语文课上看课外书。语文老师也从来不管，那些书很多都是从他家里借来的。我想，这大概是我语文学得好的最大原因吧？

前不久，我看了一个高中老师写的文章，说是在他们学校搞了一个实验，两个班，一个班的语文采取放养式，语文课上任由学生看课外书，然后写写心得感想什么的就可以了。另一个班，则采取老办法，字词句，段落中心，面面俱到地进行剖析，末了再进行题海战术。结果高考成绩却让人非常吃惊，那个“放养”的班比那个“圈养”的班，平均成绩高出了十分多！

但放养显然不适合小谢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是放养吗？现在面临磨枪，我只能因材施教。还好，等我把小谢的语文试题梳理一遍后，才发现固定的题型下，不要情商，不要实力，不要荷尔蒙推动，中考要想得个高分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小谢子看了这么多书，好就好在理解力还行。

综合小谢子的弱项，我给他编了一套“中考语文答题秘籍”，之所以要叫“秘籍”，是想哄得小谢子不再胆怯语文，以为得了秘籍，就会有“九阳神功”护体。而其实我只是对症下药，给他开了一服难喝的药剂。我发现，现有的中考题型，无论它多活，但如果题目做多了，就能找到一种类似八股文的规律，最后基本上都可以“依葫芦画瓢”。比如诗歌欣赏，只要知道是山水诗、边塞诗、田园诗、怀古诗什么的，不要看诗的内容，就知道该诗歌抒写了什么主旨，体现作者什么样的情怀与思想。

甚至包括作文，也绕不开八股文的规律。找到了这个规律，押题也不算一回事。今年的中考，我就押中题了。规律很简单，只要你事先写好或背好六大类作文素材，然后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无数，万变不离其宗。

哪六大？其一，学生以学业为主，所以遨游书海，是永恒的话题。其二，青年人多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刻苦拼搏的毅力来展示自己。其三，人是群居的动物，团结合作，友爱互助，也常是出题的主旨。其四，我们是从哪里成长起来的？家园情、校园情，自然也少不了。其五，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，所以爱父母、爱师长，也得关注。其六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珍惜地球，爱护生命，环保题材的作文，包括描写大自然的山水水，也常是出题老师考虑范畴。用好了这六类素材，中考作文大抵就可以拿下了。

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无论我怎么训练，不懂变通的小谢都学不会“三生无数”这一招。为了让他明白其中的奥秘，中考前一周，我不得不拿同一个事例，把他们学校近期考试的作文题目全部用上了，一口气写了十多篇作文。不同的题目，内容相同，但加个开头，加个结尾，中间稍作改动，主旨就各不相同了。我的这种作文法，估计作家同行看了，会气得吐血。但我有什么办法啊？都逼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我不管了那么多。

懵懂的小谢看了看，想了想，终于咧嘴笑了。“难怪我们班有个学霸，每次作文都写得那么相同又不同。”是的，几乎所有的中、高考满分作文，都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，特别是那些敢以文言文写中、高考作文的同学，更是事先“演练”了无数遍。都说《滕王阁序》是王勃提笔挥就的，其实哪能呢？王勃在去南昌的路上，腹稿或草稿已不知打了多少遍。天才或许有，但我还没有碰到。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根须”，才是写文章的真实状态。当然了，这种八股作文法与文学并无多大关系，但至少可以应付考试。

“哇，你儿子怎么考得这么好啊？6A！指标生！理综满分！你太虚伪了，居然在《文艺报》上说自己教育很失败。”

我苦笑着摇头。我的教育当然不是成功的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小谢子的成绩是上来了，但能力并没提高。至少，汉字的魅力与妙处，我仍无法跟他分享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小谢的语文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差，至少不应该差到D级。情感类的文章有时他理解不了，但逻辑类的文章他还是挺明白。只是考得如此琐碎，把他对语文的兴趣消磨殆尽了。

“暴发户”小谢子昙花一现之后，整个暑假，又回归到他无边的懵懂之中去了，我与廖同学也暂时归隐湖山，毕竟离高考还远着呢。

但语文该如何学，我还有话要说。

本应该以欣赏和写作为主的语文学习，现在完全被音、字、词、句、段等鸡零狗碎的分析，冲得七零八落，不成系统。我记得我们读书时，每周还有两节课的写作训练，现在一个学期写不了几篇作文，只有无穷无尽的古文和现代文阅读训练。居然还有正儿八经的标准答案。

这种考试，意义何在？不是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吗？有时文章的点滴妙处非得有相同经历和心灵共振的人才能体会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，说的就是这种状态。那些个妙处，连大诗人陶潜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，我们又何必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准答案呢？所以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应该是学语文的一种境界。这种“不求甚解”大约就是不追求一种明晰的答案，汉字的丰富性、含蓄性，以及其汤汤水水的特质，正是不需要你给出一个明晰标准的答案来。

有这么一个笑话，说是多年前一个转业军人被分到一个学校，校长问他做什么好，他说：“我文化底子薄，数理化都不能教，我就教语文吧。”在他眼里，似乎只要认识一些汉字，读得通一篇文章，就可以教语文了。

可依我看，语文是半点马虎不得的，特别是现在，语文老师最好都是作家，最不济也得是个文学爱好者。要不然，语文这东西还真的教不好。就算教出了高分，其实仍然是失败的。很多分数的巨人，是能力的矮子，毕业后参加工作，连一个通知、一份总结都写不好，那十几年语文算学好了吗？而写不好一份简单的材料，已是现在年轻人的普通现象。

尤其是师范院校的语文老师，那是“老师的老师”，每年有成百上千的毕业生，从这里走向三湘四水，成为引领孩子们进入汉语言大门的小学教师。师爷如果僵化了，那些徒弟徒孙们会成什么样子呢？还有一点，我认为，语文课本应该要有教育、文学、社会学、美学、哲学等方面的专家都参与进来，慎之又慎，优中选优，才好。

六根来历很奇怪，一帮喜欢喝酒的男人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六根不净”，酒局就叫“六根”，遂一约定，开一微信公众号，也叫“六根”。

“六根”的出现，让人开始对文学生产模式和接受模式有了新的认识。这种作家抱团+朋友圈互动模式，十分醒目地杵在那里。微信的好处显而易见，比网络文学设备简单，比博客介入程度深，比微博更容易制作，它的简易、便携、随时、随地、随意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就这样蛮横地介入到你的生活。

“六根”即六位大老爷们，李辉、叶匡政、韩浩月、绿茶、潘采夫、武云涛。看完六本书，你会发现，这帮人脑子活，功底扎实，为人真诚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上得刀山下得油锅。在他们身上，是活动家、写手、游侠、书呆子、老夫子、绅士兼而有之，偶尔也透露出那一点痞气。“六根”六种造型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长见识的、励志的、说教的、放松的、怀旧的。他们各有绝活，各显神通，黄钟大吕，考据家隐，俏皮轻松，喜事悲事，小忧愁小伤感，大责任大担当。这套“醉醒客”丛书出版也花了心思，装帧讲究，插图雅致，信息量丰富。要不怎么对得住“六根”这个名号？

李辉好取名，“六根”和“醉醒客”都是他的杰作。他的文章厚重，读起来却轻松。扎实的的第一手材料，顺带营造一点氛围，考据家的功夫，诗人的情怀，观察家的视角。他不大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“大路货”知识，也不满足于表面的好看，他一定要揭开盖子，看看隐藏在风景之中的神秘、暗流和不为人们知的东西，走一路说一路，文化散文的新样式。把艰难的事说得通晓明白，这就是本事。读李辉的散文，会发现它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，他的书名《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》就有一种特别深邃的意境。他探究某个人的渊源，一定与另外一个有更深渊源的人有联系，顺藤摸瓜，扯出一连串大事件。这些尘封的往事，重见天日，挣扎、死亡、救赎、希望。

看叶匡政的《可以论》看到一定数量的篇目时，好想对着书本吼一句：可以了，道理都懂了，好吗？在这个流俗的世道里，做一个表情严肃的谆谆教诲者有多难啊。你不得不承认，他苦口婆心，引经据典，句句都在理。当报纸专栏作家跟吸烟一样容易上瘾，经常看到有人赌咒发誓不干了，下一期报纸理论方框里照样有他呕心沥血之作。我猜想，叶匡政就属于那种专栏作家当不得不自拔的人。专栏的真谛就是要把话题扯得有立体感，浅的扯深，近的扯远，天文地理、古今中外，都要有所通晓。

韩浩月一开始感觉尽是自说自话，不大考虑读者的感受。等你觉得他像个温柔敦厚的暖男的时候，他突然出大招，写他六叔的那几篇带点狠劲，看上去嬉皮笑脸、吊儿郎当，其实用情很深。更多的是说一些细细密密的心事，喜悦的、尴尬的、辛酸的，都有。他把书名定为《错误他乡》，他说“常常错把异乡当故乡”。有故乡是幸福的，哪怕那里曾经给他的是饥饿和不称职的母亲。后面几章都是书评，专挑很“伤人”的小说评，而且都是外国小说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书是他的精神故乡。

绿茶与韩浩月不同，整本书写的都是书的故事，爱书的人和爱书的事，关于书的形而下与形而上。他满怀热情地与书打交道，享受那些细

# 六根：文学新物种

□卓今

小而琐碎的幸福。这个人对于书有着刻骨的爱，走到哪里，眼里只有书以及关于书的秘闻和佚事。那些善本、孤本、稀有资料的图片，哪里得的？各种难得一见的刻本、彩绘本、拓片、线装书，千姿百态的图书馆、书店、淡彩画和别致的风景图片，既温暖又惊艳。文章与配图表现出一致的气质，温暖的表象隐藏着惊艳，厚重里夹杂一些明快，慵懒中又有那一点淡淡的忧伤。

潘采夫离故乡最“近”，写故乡最多，所以最接地气。然而，回不去的是从前。有族谱的好处就是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地记着祖宗十八代的来龙去脉，进化史或者退化史都给后人无形的压力。作者对祖辈进行了一番电视剧般的演绎，这么一说，没有族谱反而更添一种“野趣”了。他自嘲这本《十字街骑士》是“一个‘70后’的江湖游踪图”，他有一个会讲笑话的奶奶，所以，潘采夫的散文处处都见幽默和机智。一件平常的事经他一打趣，好玩极了。他还吃透了他们方言的妙处，跟刘震云一样。这里恐怕有民间艺人对他的熏陶。

武云涛是“80后”，他在进行一种文体探索，他用A面与B面来叙述唐山地震，想要说明人的命运有既定的结果又有诸多的不确定性。比深度报道更生动，比小说更有现场感，比散文更抓人，比现代派更务实。话又说回来，小说难道不是更深的深度报道吗？当然新东西总是有一个接受过程，想在散文里找安逸的人不习惯这种闹腾，想在小说里找情节的人不适应这种没头没脑。趁着讲广州黑人现象，顺带将潮汕女孩李秋丽与黑人小伙的爱情故事深挖。饮食、买卖、文化隔阂、种族歧视，只有进入广州黑人群体内部，才能掌握这么多丰富扎实的材料。《生如逆旅》却是带狠劲的。他同他的散文一起在冲撞、摔打，在找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可是，不一样在哪里？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苦难。

六根继续在朋友圈里刷屏，刷屏也只是阅读方式，好文章才是硬道理。



泰山农作品

<p>广告</p> <p>2016年第2期要目</p> <p>中篇小说 紧急集合 ..... 衣向东 回首乱山横 ..... 孙东亮</p> <p>短篇小说 江上舞者 ..... 余同友 细水流年 ..... 齐 闯 十七号兵站 ..... 吴连广</p> <p>谈 兵 录 当帝国即将成为一个过时的话题 ..... 乔 良</p> <p>作家讲谈 青春做伴好读书 ..... 甫跃辉</p> <p>散 文 消失在丛林中的盛宴 ..... 和晓梅 义、易水与夕 ..... 郭 辉 汉之曙光与夕阳红 ..... 祁建青</p> <p>诗 歌 夜晚的河流 ..... 夏 沛 我用火的眼光看世界 ..... 米 布 大地丰碑 ..... 范剑鸣</p> <p>文学系 狼来了 ..... 王 昆 一匹“狼”的温柔嚎叫 ..... 廖建斌</p> <p>致 敬 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 ..... 塞林格[著] 傅惟慈[译]</p>		<p>2016年第3期要目·军旅女作家专号</p> <p>中篇小说 红围巾 ..... 袁山山 去看飞机 ..... 刘晓珍</p> <p>短篇小说 罗曼史 ..... 王 甜 有列车那样开过 ..... 王凤英 北境 ..... 董夏青青 密林深处 ..... 黎雨朦</p> <p>散 文 往事如火如荼 ..... 贺捷生 永远的女兵 ..... 项小米 故人百年归来 ..... 鹿天舒</p> <p>非 虚 构 叩问天门 ..... 张子影</p> <p>诗 歌 我们活一天，爱一天 ..... 湛虹颖 军歌与情歌 ..... 牛 娃</p> <p>欢迎订阅 欢迎赐稿</p> <p>国内邮发代号：2-247 邮编：100081 每期定价：9.80元 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 全年定价：117.6元 订回电话：010-66801180</p>	<p>家国情怀 英雄梦想 热血文字</p> <p>人如潮涌 文如海 文学不朽英雄在</p> <p>解 放 军 文 艺</p>	<p>上海文学</p> <p>中篇小说 一辣解千愁 迈阿密有贼 短篇小说 燕雀之志 远大前程 懵懂年华 夏丽红 海上回眸 夏日 凝视文学与人 家庭、故乡以及青春之日 月光街 四季小简</p> <p>姚鄂梅 光 盘 王 凯 吴 君 安 凉 邓安庆</p> <p>走 走 王 蒙 池田大作 陈文芬 马悦然 补白</p> <p>主 管：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 办：上海市作家协会 协 办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</p>	<p>2016年3月号目录</p> <p>心香之瓣 “十八层楼” 人间走笔 六十岁的时候 一个兵的“文革” 新诗界 在那山冈上 旁观 秘密的钥匙 文学访谈 历史的转折与文学审美 理论与批评 现代经验与文学中的不适感 第一届“人金——段和段杯”《上海文学》 小说大赛征文启事</p> <p>章洁思 程步涛 田永昌 王学忠 沈 小 张玮桐 宁 肯 徐 勇 张 柠</p> <p>地 址：上海市鹿鹿路675号 邮 政 编 码：200040 电 话：021-54031961（直线） 021-54047175（总机） 定 价：拾元</p>
---	--	--	--	---	---